

王家坪相会

一九四六年，在陕北延安清凉山那边一条小路上，来了一辆马车，“得儿~~~~驾”（马蹄声），车把上坐了一个赶车人，一看就知道是当地老农民。为什么？因为身上有“注册商标”：头上白羊肚毛巾包头，前边扎个英雄结，身上一件老羊皮马夹，现在他手持马鞭，“啪！”一鞭下去，马发开四蹄，勇往直前。车子“轧冷轧冷”行驶着，车子后面尘土飞扬。马车穿过两座山中间悬崖隔缝，“豁拉”一个拐弯，嗨！突然眼前豁然开朗，出现了一个四面环山，中间一片相当大的平地。这个地方就叫王家坪。王家坪坐北朝南有一排排窑洞，现在就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、会议室兼卧室。窑洞前有一棵老槐树，好一派树大遮天盖地，根深不怕狂风的豪迈气势。树下一只石头圆桌，四面四只石凳。马车到。“吁！”老农民就喊一声，“小伙子，我们到家哩！”“好哩！”这时车上跳下来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小青年，他身影敏捷，动作矫健，人一蹬，双脚着地。这小伙子是谁？不是别人，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。

毛岸英现在望着眼前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只觉得样样新鲜，特别是觉得延安的空气也格外新鲜。“回家了！我终于回家啦！”毛岸英一九二二年十月出生在长沙，一生出来就跟了父亲毛泽东、母亲杨开慧到处奔波。一点点大的时候，父亲为了革命，就和他们母子分开。岸英跟了娘，一九二四年到上海，二五年回韶山，一九二六年去广州，之后又到长沙、武汉，接下来再回到湖南板仓外公家。一九三〇年，敌人把杨开慧和他们弟兄一起抓进监狱，杨开慧英勇就义后，党组织得到消息，想方设法把他们营救出来，转移到上海，万万没想到小兄弟毛岸龙经不起路途颠簸，不幸夭折。毛岸英带了弟弟岸青流落上海，露宿街头，捡垃圾讨饭，卖报纸，做童工。

一九三六年，上海地下党寻着岸英接上关系，组织上几经周折，将毛岸英、毛岸青两弟兄送到苏联莫斯科去学习，一直到今天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敬爱的父亲的身边，岸英想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。毛岸英车上一跳下来就提高喉咙直喊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回来啦！”

那窑洞里毛泽东听见吗？怎么会听不见！这时毛泽东正抓紧时间批阅文件，因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爆发，毛主席发表了“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反动派，而是属于人民”的英明论

断,现在听见外面有声音,赶紧走出窑洞。虽说毛泽东是一个伟人,是领袖,是马列主义者,是共产党人,然而即使是导师也好,统帅也好,舵手也好,归根结蒂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一个有血有肉的人,而且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,今天父子两人在王家坪相会,对于毛泽东来讲怎么不激动呢?外边一声“爸爸,我回来啦”,毛泽东的心似乎也感觉到“滋——”了一下,他知道,这现象似乎叫心灵感应。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,走出窑洞来到外面,一看,呵呀,倒真的呆了一呆。乖乖不得了呀!转念头:我人也算是长得又高又大了吧,嗨,谁知我儿子竟然长得比我还高大。只见他身着一件草绿色军呢大衣,下身一条军呢裤子,脚上一双黑牛皮马靴。你看他长得地角丰隆,两条剑眉配在额前,一双俊目,黑白分明,鼻正口方。在这脸上,既看得到妻子杨开慧的情影,嗨,倒也有我们毛家祖上的遗传因子。毛泽东在开心的时候或者在发火的时候,或者在做报告的时候,他有一个习惯动作,就是欢喜把两只手插在后腰部位。今天,他见到儿子,一开心,老规矩,两只手往后腰间一插,嘴里直念:“好!好!回来就好!唉!弹指一挥间,一晃有十九年喽!”

这时候,毛泽东感慨万千,回想起一九二二年十月里,自己和妻子杨开慧住在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,妻子小名叫霞姑,当时怀有身孕,而且已经足月,照理应该生了,嗨,奇怪,就是不肯临盆,据说讲不肯临盆的小囡养下来脾气相当倔强。上海人有俗语说起来就是“迪只小鬼就是勿临盆喏”。喏,就是这个道理。毛泽东当时因为要组织工人大罢工,每日很忙,早出晚归,真的愧对妻子,关心很少。见足月尚未临盆,毛泽东就对杨开慧说:“霞姑,你不要整天待在家里,出去走走,生命在于运动啊!”唉,果然,一运动,这个小生命倒真的运动下来了。嗨哟,养下来一个大胖儿子,唉!可惜,正要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,为拯救江山,在一九二七年八月顾不得妻儿,只身孤单离开清水塘。当时岸英只有连五岁都不到,就此一别,父子俩再也没有见过面。“我晓得他们兄弟几人尝遍了人间的苦楚呀!特别是开慧牺牲之后,他们更是露宿街头,饥寒交迫……”想到这里,毛泽东倒也有些眼帘盈盈。唉!十九年啦!想想十九年父子俩没有见过一面哪,然而,然而今天一个如此英俊魁梧的儿子,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,怎能不激动,不感慨呢!啊呀,毛泽东觉着了,我怎么啦?今天王家坪父子相会,我怎么会眼睛湿润?见了儿子应该高兴才对啊。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,他刚才的失控也仅仅是一刹那之间。他马上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,那父子俩坐在石凳上。毛泽东仔细的问了岸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,接下来又问:“岸英哪,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的书吗?”“读,能找到的我经常读!”“读过什么小说不?”毛岸英对父亲讲,曾经看过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,还有鲁迅的作品。对于儿子回答,毛泽东听得非常仔细,当然也十分满意,但是就在这时,毛泽东突然立起身来,习惯动作倒又来了,两只手往后腰间一插,抬头仰望,一声不响。毛岸英觉得奇怪,咦,父亲在看什么,看得如此入神?跟着父亲一看,原来远处那边凤凰山上有一群农民正

在开荒。毛泽东看了一会，回过头来，对着儿子看看：“岸英，你在苏联长大，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，你在苏联大学读书，住的是洋学堂，我们中国也有学堂，这就是农业大学，劳动大学。”毛岸英听到这儿，懂了：“爸，是的，中国农村我不知道，也不会种田，我愿意向农民学习。”“好！我马上给你找个校长，你住到劳动大学去！”说完毛泽东提高嗓门喊：“王二小，王二小，你过来！”

王二小啥人？喏，就是刚刚送岸英来的车夫。你不要看轻他，他可是延安地区王家坪有名的劳动模范。他现在正在给马喂饲料，听见主席叫他，赶紧过来，问一声：“主席，你叫我？”毛泽东笑笑，把头点点：“是呀，二小哪，我现在要给你送一个学生，他呢进过外国的大学，可没有进过中国的劳动大学，”转过头来对毛岸英看看，“岸英哪，这就是你们劳动大学的校长。”毛岸英恭恭敬敬，一鞠躬到底：“校长，您好！”王二小可吓坏了，吓得话也讲不清楚了：“主席，这叫什么大学呀，我是什么也不知道呀……”“喂，二小啊，我知道的你都知道，你知道的，我不知道，岸英更不知道哩，他还是个娃，拜托你了，你教他种地，告诉他，庄稼是怎么种出来的，怎么多打粮食的。”王小二一听劲道来了：“好！好！”一口答应。好！就这样讲定了。

这时，岸英问父亲，那么这劳动大学什么时候毕业，什么时候拿文凭呢？毛泽东想了一想，讲：“到时候这毕业证书我会给你看的。毛岸英打起背包，跟着王二小来到离开延安城南十五里路的英家枣园去劳动锻炼。咦，一段日子锻炼下来，口碑相当好，什么活儿都担当得起，身体更壮实。等到父子俩再次王家坪相会的时候，毛岸英问：“爸爸，我可以拿毕业证书了吧？”毛泽东笑着对他说：“毕业证书在你身上嘛？”毛岸英身上摸摸，头上摸摸，“没有啊！”“你把手伸出来！”毛岸英双手一摊，两只手上厚厚一层老茧。“儿子啊，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呀！”

这就是毛泽东与毛岸英父子俩王家坪相会的故事。

可爱的、慈父般的老人毛泽东

“他是个可爱的、慈父般的老人。”每当钱水桃谈起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就会这样说。

一九五七年，才二十出头的钱水桃已经是杭州饭店理发厅有名的理发师了。当时有不少中央领导下榻在杭州饭店，这样，钱水桃就常常接触到一些中央、省市的领导。一天晚上，钱水桃被接到西湖刘庄毛主席住处为主席理发。主席见他有些紧张，便亲切地问道：“小伢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钱水桃立刻响亮地回答：“主席，我叫钱水桃，是铜钱的钱，自来水的水，桃子的桃。”主席听了，哈哈一笑，风趣地说：“原来是浙江来的水蜜桃啊，又香又甜！”从此，钱水桃那“水蜜桃”的绰号就传开了。

钱水桃自己也被主席那一声“水蜜桃”给逗乐了。之后，主席和他拉了会儿家常，又问：“小钱，你五分钟之内可不可以帮我理完头发？”

“完全可以。”钱水桃拿起剪子，剪、削、修，嚓、嚓、嚓，不到五分钟，就给主席理完了发。毛主席对着镜子一边照，一边连声说：“蛮可以，蛮可以。”

这就是钱水桃第一次给主席理发的经历。

转眼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，一天，钱水桃突然接到领导通知：“你要跟省里面的首长出趟差，行李收拾收拾，被子铺盖打个包。”同事们见他收拾被子，开玩笑说：“是不是让你上北京给毛主席理发去？”

第二天上了火车，水桃才知是去武汉，到了武汉，他被安排到武昌洪山宾馆理发室，组织上还单独给了他一个小理发间。

有位北京来的领导交代水桃：“你就在这里了，为大会服务一个月。”原来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在武汉召开。

这一个月里，钱水桃见到了不少最高级别的首长：周总理、刘少奇、朱德、贺龙……首长们也都说，“来了个浙江的理发员，技术好”。一个月很快过去了，正当钱水桃盘算着要不要回浙江时，先前那位北京来的领导又找到他：“你这一个月为首长服务得不错嘛，把行李背上，跟我走吧。”

这回跟到了武汉东湖饭店，毛主席住在这里。第二天上午，毛主席和几个身边工作人员

出来散步，正巧遇上水桃，主席好像已经知道他来了，招呼道：“哎，这不是杭州来的水蜜桃嘛！来，来，一起照。”

这以后，钱水桃直接跟去了北京，做了毛主席的理发员，在主席身边服务了七年多。

平时，毛主席理发，都是抽出一点休息时间，找本书，往藤椅子里一坐，说：“小钱，三分钟行不行？”“行！”钱水桃总是很有把握的回答。只有一次，水桃没敢答应主席的要求。那是在去郑州的火车上，一下火车就要接待外宾，主席又像平时那样问道：“小钱啊，三分钟行不行？”火车在走，钱水桃怕不稳当，一脸尴尬，主席马上明白了：“好！好！让他们在前面小站停一停。”主席就是这样能体谅人，钱水桃心中顿时觉得热乎乎的。

毛主席还很关心钱水桃的生活。一次，突然问起了他女朋友的事。“主席，她是我老家的小学教员，谈了都两年了。”钱水桃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，他没敢告诉主席的是：因为常年在主席身边工作，他和女朋友之间只能鸿雁传书，考虑到保密需要，他还不能细说自己的生活情况，回信地址只是个邮箱号码。

想不到主席却惦记上了这事，每次去南京、上海、杭州，总是提前嘱咐钱水桃：“顺路去看看你女朋友，回来跟我汇报汇报农村的情况。”几次下来，钱水桃的女友施宝珍也觉得奇怪了：“怎么又有假期回来啊？”

一九六〇年六月，毛主席去上海，特意关照钱水桃：“回去把‘园丁’带来，结婚的事也办一办。”

钱水桃把施宝珍带到了上海，安顿在她上海姐姐家，可还没想好结婚要准备些什么东西。

主席见钱水桃一个人回来，就问：“‘园丁’呢？”钱水桃如实汇报了情况，主席让他叫来卫士长李银桥：“你把小钱的事办一办，帮我买几样东西给他们。”

一个铁壳热水瓶、一支英雄钢笔、一块毛巾毯、一对景泰蓝花瓶是毛主席送给钱水桃夫妇的结婚贺礼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些礼物都成了他家最珍贵的宝贝。

六月底，钱水桃的婚礼在上海市委招待所举行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去了。主席以前关照过，出差要把伙食费交到地方上，那天，每个工作人员都带上了当天的伙食标准：四毛钱。结婚当天，毛主席还邀请钱水桃夫妇参加中央领导的舞会呢。

餐厅送别

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陈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、革命家，是著名的经济工作领导人。他一生非但党风清，政风廉，更不容易的是他首先做到家教严。这家教严到什么程度？看完下面的故事就知道了。

一九六八年的一个大热天，吃中饭的时候，陈云同志屋里餐厅圆桌前，围坐着一家七口人，陈云夫人于若木，三个姑娘两个儿子。今天这顿饭，相对来讲比较隆重，但是也蛮沉重。为什么？送别，送什么人？送十八岁小姑娘陈伟兰。啥地方去？因为陈伟兰的部队院校分配她到西藏工作。青藏高原，二郎山呀。有一首歌是这样描写二郎山的：“二呀么二郎山，高呀么高万丈。”这地方海拔高，气压低。据说饭也烧不熟，气也透不转。最麻烦的就是交通不便，来回非常吃力。

今天这顿送行午餐，一家人的心情真的好似打翻了五味子糖浆。你说开心吧？笑不出！你讲难过吧？又不能哭。

因为陈云是青浦人，从小又特别喜欢听评弹，评弹团从业人员都亲切地称他为“老听客”，因此他评弹唱片也藏了很多。他的家里有事情没事情苏州评弹当背景音乐放的。现在正巧放的是上海评弹中篇评弹《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》中的“赵盖山报名”，是由著名评弹演员陈希安演唱的，开头是这样两句“人民当家做主人，国家大事要关心”，所有在场人一声不吭，只是听，一直听到唱最后一句“所以我决心一定要去报名”。等最后一句唱完，陈云想，再这样下去，总不是事情，你们都不开口说话，那么我来。“嗯，评弹也唱完了，大家都听见了，是下决心一定要去报名。那么伟兰名也报过，现在上级批准，马上就要出发。来，我们大家把杯子拿起来，以茶代酒，为伟兰送行，热烈欢送伟兰奔赴西藏参加革命工作。来，干杯。”一家人都举杯碰杯，喝了一口，做好后，又没有声音了。陈云一看，既然你们不说，那就还是我来讲。“伟兰呀，刚刚评弹唱的听了吗？”“听了！”“这赵盖山为啥决心这么大，一定要报名？”不等伟兰回答，小儿子抢先说：“爹，我知道，因为人民当家了，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。”“对！伟兰，爸爸知道，你分配去西藏，心里想不通。爸爸也知道，有人给你出主意，让爸爸去找人通路子，但爸爸没有这样做。你还记不记得，爸爸说过的话？”这时候伟兰低着头，点头说：“记

得,您说别人能去,那陈云的女儿也应该去!”“对!再大的困难,再大的风浪你也不要怕,别人能干,那我陈云的女儿为什么不能干?大家说,对吗?”全家异口同声地回答:“对!对!”“好!既然大家都说对,我们再一次干杯!”就这样短短几句话,气氛活跃了。儿女们你一言我一语,说爸爸你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是不错,但你那尺度定得也太苛刻,三条家规,我们有点吃不消,陈云一听,马上反驳:“喂?!为啥吃不消。第一,不准随便进出我的办公室;第二,不准翻看、接触只允许我看的文件材料;第三,不准搭乘我专用的小轿车。”陈云讲好,陈夫人于若木补充说:“孩子们呀,你们应该懂得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,处处要以普通劳动者自居,以普通机关干部要求自己,绝不搞特殊化。”

陈云一看儿子女儿一个一个又都不响,他也笑出来了,说:“爸爸妈妈这样做,都是为了大家好。我对你们讲,除了刚刚讲的三不准以外,今天我还要补充两条。”儿子女儿一听,啊?!还要补充呀?那哪两条呢?“第一读好书,第二做好人。”陈云讲到这里,对二女儿陈伟华看,“伟华啊,上次你那件事情,并不是爸爸小气,不舍得买,实在是没有必要买呀!”那陈云讲得是什么事?买啥东西?

原来陈云的二女儿叫陈伟华,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做了乡村教师,条件非常艰苦。北京的天气,一到冬天特别冷,学校的其他老师就从城市带狗皮毯子到乡下。喂,很好很保暖,晚上当被子,白天当衣服,裹在身上,出门还能挡挡风。大家有,伟华当然也想有一条,就和爸爸说。谁知父亲听后反反复复地问,是不是人人都有?是不是不可不有?给父亲这样盯住不放,陈伟华心里已经慌了,最后陈云还是没有买。

因为陈云认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,最好的教育就是潜移默化的身教言传,因此为了做出榜样,对自己也定了不少规定,不收礼,不请客,就是你请客我也不吃。还有不迎不送,不请不到,不吃高级饭菜。可以说陈云同志从来不用手中权力为亲朋好友谋取半点点私利。

今天小女儿奔赴边疆,一家郑重其事举行餐厅送别,陈云语重心长讲:“孩子啊,你们记牢,你们都应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,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,要晓得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呀!来,来,不要光顾讲话,吃菜呀,大家看看,今天的四菜一汤有特别的意义。第一个,豆瓣百叶包。什么意思?不知道?!我来提示,这叫打起背包走天下。”“喔!”大家恍然大悟。“第二个,毛豆子炒黄豆芽。”陈夫人抢先讲:“这叫撒下种子要发芽。”“对对!”“这一个酱爆鸡心,啥意思?”大儿子讲:“跌打滚爬有信心。”“好!”“最后一只凉拌苦瓜。”小女儿陈伟兰今天是主角呀,开口了:“叫哪里艰苦哪安家!”“那这个砂锅鱼头汤呢?”这下,气氛活跃了,大家一起讲赛过大合唱:“大风大浪都不怕!”四菜一汤拼在一起就是一首诗:打起背包走天下,撒下种子要发芽,跌打滚爬有信心,哪里艰苦哪安家,大风大浪都不怕。

姊妹同心站起来

在老上海苏州河畔的闸北中兴路上，有一个叫“三户楼”的地方。这是一幢两上两下的楼房，地方不大，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！这附近有手工业作坊、茶厂，还有理发店，在动乱的年代，这种三不管的地区在生活上还是挺方便的。

可别小看这麻雀大的地方，表面上看安安静静，跟一潭死水似的，波澜不惊，可你瞧见没，私下里它可是生龙活虎、沸沸腾腾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，三户楼是中共中央局办公处，是中国革命的信息中心。党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曾在这里召开，当时许多重要领导人也在这里碰面磋商，许多闪烁智慧火花的斗争方法也从这里诞生。中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、毛泽东、蔡和森、谭平山、罗章龙，是这里的常客，第三国际驻华代表和苏俄驻沪领事也经常到这里交流思想。

这里还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。我们故事的主角——向警予也住过这里，与毛泽东和杨开慧曾是邻居。

向警予是中共中央《妇女周报》的主编，中共上海执委会委员，负责上海地区的妇女工作。她工作认真负责，有智有勇，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。越是出色，越是敌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不过有党的严密保护，尽管敌人恨得咬牙切齿，也只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。她那种深入敌人内部，和狡猾的反动势力斗智斗勇的信念，牢牢地扎根在劳苦大众心中。这边起义了，那边罢工了，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一天天升高，斗争热情一天天高涨，搅得敌人像是没头的苍蝇，到处乱飞，不知道东南西北。敌人的阵脚乱了，大家的信心更坚定了，那就是反抗压迫、反抗剥削，建立属于我们劳动者自己的新世界！

作为工人运动的指导者，向警予办报纸，用手中的宣传工具，吹响斗争的号角。作为女工夜校的教师，她借助女工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机，给女工们上课，教她们写字，跟她们谈心，向她们灌输知识，用拜姊妹的方式让大家明白团结才有力量。

女工们都非常爱戴向老师，特别喜欢听她上课。每次课前，向老师总会和女工们一起唱歌，唱咱们穷苦人民的歌，唱出大家的生活。如：“我侬穷人真伤心，住末住格滚地龙，关末关格篱笆门，门闩用格茅草绳，门搭用格布条筋。”

还有一首歌，叫作《女工苦》：“踏进工厂门，自由被剥尽。老板心太狠，我佷像犯人。黑心领班女工头，凶暴又残忍，做工稍不慎，打骂重罚直至赶出门。”

又到向老师上课了。留着齐耳短发、穿着粗布短袍的向警予，站在姐妹们中间问道：“你们说，我们生活为什么这么惨？为什么我们从早到晚累死累活却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？为什么那些开洋车、住高楼的资本家什么也不用做？”女工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因为他们剥削！”

他们是吸血鬼！

他们是蛀虫！

女工们掩饰不住的愤怒喷薄而出，仇恨直指资本家。

“对！”向警予说，“所以我们要罢工，我们要起义，我们要夺回自己的权益！只有劳动的人才能有饭吃，不劳动者不得食！”

对！我们要起义！

我们要罢工！

可是，为什么有的罢工却失败了呢？向警予循循善诱，像是在拉家常似的，把上海过去几年工人举行罢工的情况向女工们作了分析，然后总结说：“凡是工人团结一心，坚持到底的，就胜利了。有的罢工几天，看到没有钱了，就想上工，闹分裂，没有坚持到底，就失败了。虽然他们当时拿到了一点点钱，可是罢工不成功，资本家们不能推翻，我们就一辈子受压迫，子子孙孙也受压迫！有些人不明白这些道理，所以就失败了。”

是啊，女工们都议论开了：“怎样才能团结一心呢？这些道理我们懂了，可有的人不懂，或者现在懂了，以后又忘了。你又拴不得她的心，也不能拴住她的手和脚。”

向警予笑着说：“我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。”

“什么好办法？”女工们着急的异口同声地问。

“认姊妹，你们会吗？”

女工们说：“这个我们都会。”

“对！我们就用认姊妹这个办法，把女工们都团结起来！”向警予进一步解释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！认姊妹！”女工们一个个欢喜鼓舞，“这样不管谁有困难我们都可以帮助她，大家团结一心，推翻资本家！过上好日子！”

就这样，女工真的团结起来了！团结就是力量！团结就能前进！让敌人闻风丧胆去吧！姐妹们靠自己站起来了！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啦！

两个“小霸王”

一九〇八年五月的一天，湖南辰溪县一户地主家里传出了“哇，哇”的一阵响亮的婴儿哭声，一个叫刘运权的孩子出生了。刘运权小时候十分顽皮，好打架。不知是力气大还是性格好斗，他被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们称为“刘霸王”。既然有“霸王”的称号，说明他常常是打架的胜利者，即使不是“第一名”，至少也能获“银牌”。可是这位“霸王”在家却是十分听话，爸爸是教员，管教儿子可严厉了。

刘运权十岁时读高小，正逢五四运动前后，国内军阀混战打得昏天黑地，那些有着爱国思想的人都在为国家的前途担忧。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封建军阀的“救国会”在全国各地成立了，他们到处宣扬救国的道理，就连刘运权读书的小学里也成立了“救国会”，参加的都是些思想进步的教师。年纪小小的刘运权看到老师们都在大谈“抵制日货”“打倒军阀”，十分好奇，便常常躲在一旁偷听。他越听越觉有趣，越听越觉有理，便向校工打听，老师们都在干什么。“他们都是‘救国会’的，在搞活动。”有人告诉他。“我也要参加‘救国会’”，刘运权听后暗暗下了决心。

一天，“救国会”又活动了，在一间教室里讨论着什么，刘运权又去偷听，外面下着雨，他不敢闯进教室，躲在窗外的屋檐下，浑身都被雨水打湿了，可就是舍不得离开。等到“救国会”活动好了，教师们纷纷离开了，刘运权才拔腿去追一位自己平时特尊重的老师。

“老师，老师！”他边追边喊。

“是刘运权啊，你找我有何事？慢慢说。”老师回过身来，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刘运权一把拉到了自己的雨伞底下。

“老师，我，我……”话到嘴边，他又说不出口了，心里暗想，我小小年纪，就想和老师们一样参加“救国会”，会被老师笑话吗？

老师看着刘运权那不断往下滴雨水的头发，一边掏出手帕给他擦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刘运权，有什么事你大胆说。”

刘运权憋了好一会儿，终于说了出来：“老师，我，我也要救国！”

几天后，刘运权便参加了“救国会”宣传团，把他给高兴得什么似的。

原来呀，刘运权平时读书用功，人虽小，懂的事多，教师们都很喜欢他、信任他。

“救国会”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并没有统一规定，大都是根据情况，做些利国利民的事情。这天，教师们忽然谈论起当地经常发生的土匪抢劫事件，大家觉得应该做做土匪的工作，动员他们爱国，不要做危害百姓的事。一位教师说他有个远房亲戚就在六十里外的山上当山大王，说不定可以去试试，不过要带个学生一起去，因为这位山大王非常喜欢小孩。

“刘运权，我们要劝一个土匪头子改邪归正，你敢不敢一起去啊？”老师一眼便看上了坐在一旁的刘运权。

小家伙两眼忽闪忽闪的：“老师去，我也去，我听老师的。”

“要走六十里路，还要勇敢，不能见了土匪头子，脚也软了，站也站不住，话也说不出，还不丢了我们‘救国会’的脸？”有个老师在一旁打趣。

刘运权也嘻嘻一笑：“有老师在，我怕啥？再说，小朋友们都叫我‘刘霸王’呢。”

几天后，刘运权便跟着老师到了土匪的寨子里，见到许多人使刀弄枪，心里多少有点害怕。土匪们杀人不眨眼，他可是打小就听说过的。可没想到，那土匪头子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还一把拉过刘运权问：“读几年级了，到这里来怕不怕？我们可是会吃人的哦！”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，原来这个土匪生性豪爽，还真特别喜欢小孩。

刘运权原本还有些紧张的心放了下来：“我不怕，我胆子大，同学们都叫我‘刘霸王’。”

这下，土匪头子笑得更厉害了，连眼泪都笑得快流出来了。“拿酒来！”

小喽啰们很快地摆上了酒，土匪头子递给刘运权满满一杯酒：“小兄弟，今天，我一定要和你碰个杯。”

刘运权连连摇头，说：“不不，我不会喝酒。”

“小孩子家不会的事多着呢，胆子大一点不就会了？今天我们两个‘刘霸王’相见，怎么能不碰杯呢！”原来这个土匪头子的外号也叫“刘霸王”。这下，刘运权可是对了那土匪头子的眼了。

老师趁着喝酒的当口向土匪宣传爱国、救国的道理，刘运权也跟着说了几句，那土匪头子听了觉得稀奇，决定把附近的土匪集中起来，听他们讲。

晚上，火把把整个山寨照得通红，一批批的土匪先后到来，“大哥”“二哥”的称呼和听不懂的黑话此起彼落。讲演开始了，练武场上，坐的、蹲的、站的，黑压压一片，中间放了张矮桌，就当是讲台了。

先是老师讲，讲完了刘运权上。

“咦，老大从哪里找来这么个毛孩子，还能讲演。”“倒要听听这伢子能讲出些什么道道来。”土匪们纷纷议论着。

讲演,学校里可是训练过的,可这时刘运权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些土匪了。往常开头不是“父老兄弟姐妹们”,就是“同胞们”,望着黑压压的人群,刘运权清了清嗓子,说:“土匪同胞们!”

下面“哗”地一下骚动了起来。

土匪头子马上站了起来:“你们都坐好,都给我坐好!我们不就是土匪嘛,这伢子说得没错,‘土匪同胞’,嗯,很好很好。”然后对刘运权说:“继续讲,胆在放大点,有我这个‘刘霸王’给你撑腰呢。”

刘运权从五四运动说到灾难深重的中国,军阀如何混战,帝国主义又如何侵略我们,老百姓如何苦难,等等,土匪们都听得出神。等他讲完,土匪们又是拍手又是吹哨的,一阵闹腾。土匪头子宣布:今后,只打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,不抢平头老百姓。

刘运权的任务是完成了,可不知怎的,这事就传开了。等传到父亲的耳朵里,变成了刘运权跟土匪来往,还拜了兄弟。父亲拿着板子要抽他,刘运权急了,说:“我跟老师冒着危险,去做土匪工作,要他们别再为害老百姓,有什么错。难道这也叫跟土匪来往?”父亲听了,觉得有道理,可又不敢相信:“哼,你们能做土匪的工作?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会听你们的?!”

刘运权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给父亲听,然后说:“不信,去问带我一起去的老师好了,我是不说谎的!”经过这件事,父亲对他另眼相看了,觉得自己的儿子有些不简单。

这个“刘霸王”刘运权长大后怎么样了?他就是后来参加过长征、领导过上海地下党的工作、新中国成立后还当上了驻苏联大使的刘晓。刘晓故居就在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五七九弄四十四号。

我的父亲刘晓

革命一生难忘据敌腹建奇功
力拔三山有兮
劫波度尽方冀启智囊参大政
心伤四载无言

这是父亲逝世时，他的好友赵朴初先生为他写的一副挽联，他对父亲所建立的功勋与所经受的折磨作了一个极好的概括。

父亲出身于湖南一个富裕家庭，原名刘运权，一九三二年，担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，那时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刘。有一次福建省正要召开党代会，省会书记任弼时只知道党内同志叫他“小刘”，而小刘登记在册又不够规范，于是改为“刘小”，但又觉得这个“小”字不太合适，遂改成刘晓。此后，父亲就终身使用任弼时为他所起的这个名字。父亲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一九三七年受中央委派来到上海组织重建中共江苏省委，之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、上海局书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、党委副书记。

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些他少年时的“趣事”：那时父亲就读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，为抵制学校的奴化愚民教育，他常常和同学们做一些令学校当局头痛不已的“捣蛋事”。如学生们在食堂吃完饭后没有立刻离开，过数十分钟后，觉得有些饥饿感时，就敲着碗盆齐呼“没有吃饱”，迫使校方为他们再一次准备饭食，以此反复多次，令校方恼羞成怒。在一次上街游行后，学校的美国牧师勒令父亲夜间扛着木枪在学校四周巡逻，以示惩戒，父亲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学生的又一次人格侮辱，拒不接受，并愤然离校。

一九二八年父亲任中共奉贤县委书记，组织农民武装暴动。



赵朴初写的挽联



长征时期的刘晓

父亲说：“什么叫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，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”

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，他两次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入狱，当父亲谈起他当年所遭受的酷刑时，语气平淡。为了信仰，为了心目中国家和人民美好的未来，在狱中即使被殴打、被施以电刑，无论敌人用什么样的酷刑对待他，父亲仍坚贞不屈。

长征中，父亲两过雪山、草地。父亲曾对我说：“电影、舞台上的一些描写绝不是艺术上的夸张。当时过雪山草地时，条件非常艰苦，我们身着破烂的军装，只能系紧腰上的麻绳，拼命地吃大蒜来御寒。有多少人走着走着坐下后就再也没能站起来，永远留在了那里。”

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，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关勒铭

金笔厂经理，但家里的生活简单朴素，多余的钱他都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交给了组织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仍保持着艰苦、勤俭的生活本色，从不娇惯我们。他的勤俭节约深深影响着我們。从小我就学会了“理财”，从不乱花钱，生活费结余下来的钱，基本上都用来购买喜欢的书籍。

父亲常教育我们不要搞特殊化，要尊重普通劳动者，尊重他们的劳动。父母亲也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表率：谁家有困难，父母亲都会慷慨相助，谁工作晚了，母亲都会为他们准备点心，为我们家工作了一辈子的阿姨，父母亲为她养老送终。从司机、警卫员到秘书，都和我們像一家人一样。父母亲常说，没有老百姓，没有基层党员，怎么会有共产党的天下？

“文革”期间，父亲因曾在地下党、苏联工作过，被戴上了“叛徒、苏修特务和走资派”的帽子。即使在失去自由，精神和肉体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，父亲仍大义凛然，保持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崇高的品质。他不畏邪恶、坚持原则，从不写诬陷材料，尽可能地保护老同志、老战友，尽个人最大努力去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。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要做一个正直诚实、堂堂正正的人。

父亲对我的教诲，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，今天，我们兄弟姐妹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不菲的成绩，我们无愧于父亲。

“吝啬鬼”陈延年

“吝啬鬼”就是小气鬼，这是个你我都不喜欢的称呼，不过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可是一位不平凡的“吝啬鬼”。他是中国革命的先驱，人称“小列宁”，八十多年前，他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，他就是——陈延年。

说起他的“吝啬”，那真是有目共睹。他从不允许自己浪费一分钱，一件衣服破得满是补丁他还舍不得丢弃，一日三餐勉强填饱肚子就行。他还给自己定下了“不去戏院看戏”“不去馆子吃饭”等硬规矩。如此“吝啬”，有一次还帮助他逃过一劫呢！

那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下午，天气特别闷热，树上的知了有气无力地嘶叫着。陈延年在办公室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。汗水不停地从他额上滚落下来，可他就是“吝啬”得不让自己歇会儿喘口气。突然，一群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省委机关。原来是叛徒出卖，机关暴露了。危急时刻，陈延年用桌椅和敌人展开搏斗，发出很大的声响提醒其他同志快速撤离，最终不幸被捕了。

审讯室里，敌人把陈延年上下打量了一番：上身一件破旧不堪的短上衣，两条裤腿往上翻起来，上面还扎着根草绳，一副穷酸样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敌人粗暴地问。

陈延年不慌不忙，镇定地说出了自己的化名：“陈友生。”

敌人狐疑地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烧饭的。”陈延年依然不急不慢地说。

敌人围着陈延年，贼眉鼠眼地把他全身上下搜寻了几遍，但是从陈延年一身褴褛衣衫中实在是看不出什么，也搜不出什么。

心有不甘的敌人突然提高嗓门，大声喝道：“烧饭的？你小子想骗我们？”

“烧饭的就是烧饭的！”陈延年眼皮也不眨一下，说着，他还拍拍身上的灰尘。

就这样，敌人查了半天，审了半天，都一无所获。

“看来，这家伙还真是个烧饭的，浑身嗅不出一当官的味！”

“就是，在省委当官，那可是个大官，还不得穿得体面，口袋里揣满钱？”

“这人脸黝黑，衣服邋邋遢遢，身上没有一分钱，能做啥大事？”

敌人凑在一起直嘀咕。终于，他们在记录本上写上：陈友生，被雇佣的烧饭师傅。

“真是倒霉，就逮了个烧饭的，能审出个什么名堂，走，喝酒去！”

敌人骂骂咧咧地走了，陈延年低头瞧一眼自己的穿着，心里冷笑着：真是狗眼，以为革命干部跟你们一样呀。

是呀，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“穷光蛋”就是他们日思夜想、想得“发疯”的“共党要犯”哪。他们又怎能理解共产党人的严于律己、勤俭克己的作风呢？

说到这里，你也许会问，那么陈延年平时都把钱花哪儿了呀？告诉你，一般情况下，一部分用来交生活费，再留下一点点零用，其余全作为党费，交给党组织。而那些少得可怜的零用钱，还会被他全省下来，捐给省港大罢工的工人，捐给广东妇女解放协会。对于这样的付出，陈延年毫不在意，他总是说：“为了革命，应该这样！”

瞧，陈延年对自己就是铁公鸡——一毛不拔，可他为了革命，从不吝啬，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。今天，当我们讲起他的故事，无不对他肃然起敬！

不苟取 不妄言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，在清明节前后发生的故事都是十分凄然美丽、委婉动情的。今天的这个故事，也发生在清明当天。

这天细雨蒙蒙。上海某个公墓的墓碑前站了位老妈妈，头发雪白，带一副金丝边眼睛，看上去气质相当好，一看就知道，受过良好教育，知识渊博，有学问。这块墓碑有些特别，不像其他墓碑那样上面不是刻着先父某某某，就是先母某某某，落款肯定是平辈或者小辈，而是碑上只刻了七个字：阿香老太太之墓，落款就是某年某月某日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

那么阿香老太太是谁？扫墓的老妈妈又是谁？她们之间什么关系？是亲戚？不是！朋友？也不是。原来啊阿香是这位前来扫墓的老妈妈家的老佣人，现在讲起来就是保姆。可能大家会奇怪，狗有狗姓，猪有猪名，怎么这个保姆只有名字没有姓呢？哎，这个阿香是绍兴乡下人，小时候，家里穷，爸妈就把她送去给别人家当佣人，送得频繁的时候三个月转手四趟。所以，连她自己都想不起来姓什么了。到了十八岁那年她的养父母起了黑心，准备把她卖给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头。阿香得讯，连夜搭乘乌篷船逃到上海，举目无亲，正巧碰上了今天来扫墓的这位老妈妈，当晚，老妈妈就把阿香留了下来。那么这位老妈妈究竟是谁呢？在此先来介绍介绍阿香去的这户人家，那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，这位老妈妈也是位大小姐，阿香去了之后就一直服侍她，主仆之间感情融洽，老妈妈出嫁，阿香当陪嫁丫头一起嫁过来。等阿香年纪大了，生病了，老妈妈反而倒过来服侍保姆，还为保姆养老送终，帮阿香买好墓地，入土为安。年年上坟。凭良心讲，这种主人很少见，这种行为没有一定精神境界，绝对做不到。

那么，讲了那么多，这位来扫墓的老妈妈到底是谁呢？她姓蔡，北蔡的蔡，叫蔡辟盎，名字蛮特别，特别有文化底蕴。辟盎名字就取于《孟子·尽心上》当中一句：“辟然见于面，盎于背。”这个名字是她的父亲给她取的。那么这个老妈妈的父亲又是什么人呢？他就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爱国主义者，民主革命家，杰出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历任教育总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、中央研究院院长，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“学界泰斗，人世楷模”的蔡元培先生。蔡元培先生一生节俭，为人清廉，乐善好施，身体力行，特别是蔡家家训对后辈的影响特别大。蔡元培祖籍是